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元文類

(八)

蘇天爵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類文元  
(八)  
編爵天蘇

國學基本叢書

# 元文類卷之五十一

##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二十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昇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卽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

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

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擴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官莅，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

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尙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遁役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征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拔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

精炯炯賦子形溢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局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恭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發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因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縕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翻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于璋婿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雄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惡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

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剗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挾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聶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苟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斬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爲縣吏父諱

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隸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今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爲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旣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刀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平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開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宋氏考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爲不朽矣。河內許衡敬敍其事而爲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爲，生死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

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尙固幽藏。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有。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卽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旣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苗然。碩果孰斬。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

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哉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壙服衰釋杖叩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勣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謚忠肅者於公爲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公幼奇儻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祕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浸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覲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

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賦胥數背法之。羣賦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訥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始疑倅莫癒。前倅今倅儻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閱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土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墮慢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預行坐靡縣官。敢爾。卽徙徼填圍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巨猾孔和輩構桀橫吏十數。蠹蠭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錮諸圜越。四日邸槧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卽彼枉吾曹。奚所於訴。及守興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能之。衢寇蠭起。連江浙數郡。逐憲臣嶸守。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者。迺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讐。脅平民互黨助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繇訟直之。豈不在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罪以賞。脅旣良民。卽自拔盜。數知憲鄉罪除。否則必蘊鬪無遺餘。迺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浹旬歸業俾黃衣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彌瘞。奉旨意公至。喚嘆不敢出一語。撓法於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弢縮冲漠。權以適義。其豪爽超

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友接物識監蠡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憾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焉以爲寶世所寶古琴遠甚古樂失傳稽籍墮思割分黍我以諸雅族旣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書植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爲重數公者每以繙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葬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卽彌寧疾癥彌案彌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昏歸寧淑正尙幼孫男六人巖以祖廢當補官嵩豈靈皆嵩女三人曾男孫一人山童女二人摯嘗謂公門閥人地文武猷爲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致疾於家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臣室喬木蔚只曷器其材備脩能只奚奠清廟斯蓋敦只爰構大廈斯棟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邁侯軸遠殆悔只沈浮星歲存蘊槩只云胡不弔哲人敝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夔曠弗音襄武邁只媯妍白縕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辭燧幽囊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時鉅夫客鄂諭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右蕭某余已器之泊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旣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元帥賊殺不辜爲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敕以爲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眞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祖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爲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早穎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爲部使者賞識卽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聽遂擢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之卽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與獠通以人爲貨及他姦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羣臣以君爲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時安南旣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民迎餽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卻之主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遺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旣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政教稱是行省遣廬郡囚袁瑞路各有訛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入  
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  
有奇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情百三十有七人他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  
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  
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疾日侵得告卽命舟自載且治衾  
櫛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襚遂卒於驛舟明日斂於建康明  
年十有二月庚寅葬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  
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爲事所詘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鉅  
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淟涊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爲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  
太剛必折曰患不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爲身後計者而獨志余  
銘嗟哉銘曰

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剗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栗事世祖皇  
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以歸葬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賙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  
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敍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

閻復

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真學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邱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簸政言訖公闕門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真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閩域以力行爲致知首清簡爲高沈默自祕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舍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疏數翕訛其持家簡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喟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孫男女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

慈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大小共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謀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鷺內潔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塞塞九關壬人隕魂

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邱環麓茂一息以往繫彼之豐維時之通尙詔後人以封以崇